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八

文學部四

文辭下

皇信堂七言連韻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冑中宗宴於｜｜｜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乃罷

賜刋一字價等連城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

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令林下諸賢足歛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聲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足以｜

｜｜十步 魏書彭城王勰傳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餘｜遂且

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布於四海露之耳目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必當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魏書高允傳允曾作塞上翁詩||||||||

華藻雲飛 魏書高允傳宗欽延譽號為四儁||||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按宗欽邢潁字

文炳雕龍 魏書高允傳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燿姿天邑衣錦舊邦

既善為典雅之辭又工為鄙俗之句 魏書胡叟傳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

人皆奇其才畏其筆魏書胡叟傳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閲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温凉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世猶傳誦之以為笑狎

珠零錦粲魏書宗欽傳口吐瓊書手揮霄翰彈毫｜｜落紙｜｜

｜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魏書程駿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

依宫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魏書崔光傳初光太

和中｜｜｜｜｜｜｜而｜｜｜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别為卷為百三卷焉

神口

魏書祖瑩傳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咏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魏書祖瑩傳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表常焉

報德

魏書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徙於

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聽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足矣豫州刺史常緈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高氏不得獨擅其美見上

五言獨擅魏書裴敬憲傳工隸草解音律｜｜之作｜｜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

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北齊書邢邵傳邵深為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

一文初出讀誦俄遍遠近北齊書邢邵傳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京師為之紙貴｜｜｜｜｜｜

沈約集中作賊北齊書魏收傳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

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偷任昉 見上

邢魏各有所好 見上

申使君手迹 周書申徽傳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並寫誦之

北府裴諏南省柳蚪 周書柳蚪傳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

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倶徵之以𣂼為行臺中郎諏為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

｜徐庾體　周書庾信傳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為｜｜｜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

制龍川碑一夜便就　周書宗懍傳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廟｜｜｜｜｜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

清風盛藻　隋書經籍志宋玉屈原激｜｜于南楚嚴鄒枚馬陳｜｜於西京

高致之奇錯綜之美　隋書經籍志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延年｜｜｜｜謝元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辭義可觀

浩浩如長河東注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

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獻乎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

不知者謂為古人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焉

一時盛作 隋書楊素傳素嘗以五言詩七

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

松又不能甚解 隋書盧思道傳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以蚓投魚 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耳

隱坐空齋蹋壁而臥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構文必｜｜｜｜｜｜｜｜闔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隋書周羅睺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

月露風雲 隋書李諤傳競一韻之奇

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之形積案盈箱唯是｜｜之狀

恢廓閑雅 隋書房彥謙傳所有文筆｜｜｜｜有古人之深致

鷹揚河朔獨步漢南 隋書文學傳序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或｜｜｜｜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氣高致遠 隋書王胄傳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讌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軨齋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詞清體潤 見上

意密理新 見上

行一驛而成隋書潘徽傳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萬字文上見眞秀才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元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吾不及也杜家新書隋書杜正藏傳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文軌上見麗絶當世北史王昕傳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

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及性情｜｜｜｜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時並了 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元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按正元銓族孫

資以解褐 北史杜銓傳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大行於世按正藏銓之族孫

陽五伴

侶 北史陽休之傳弟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悞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筆不及凍 北史陳元康傳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耶

身老才壯齒宿意新 舊唐書李百藥傳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之｜而｜之｜何｜之｜而｜之｜乎

樵童牧豎並皆吟諷 舊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欝尤長于五言詩雖｜｜｜｜｜｜

踞石草制 舊唐書薛元超傳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流涕

長河韜映流霞成彩 舊唐書劉洎傳上皇太子書綜寶思于天文則||||摛玉字于仙札則||||

綺錯婉媚 舊唐書上官儀傳本以詞彩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

上官體 見上

一人足辦 舊唐書孫處約傳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祖曰處約||||我事何須多也

每作一篇教坊賂取 舊唐書李益傳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為||||樂人以||||求||||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

崇巖峭壁萬仞崛起 舊唐書李賀傳賀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一日之內詔書

數百揮翰起草思如泉注舊唐書陸贄傳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端萬緒｜｜｜｜贄｜｜｜｜｜｜｜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鄭五歇後體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初去盧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韶諧金奏詞炳丹青舊唐書文苑傳序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貴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貞觀之風同乎三代

潤色王言鋪揚鴻業舊唐書文苑傳序燕許之｜｜｜｜｜吳陸之｜｜｜｜

謝希逸不得獨美於前舊唐書袁朗傳嘗製千字

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閣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矣

屈宋衙官羲之北面 舊唐書杜審言傳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作｜｜吾之書跡合得王｜｜｜｜其矜誕如此

四傑 舊唐書楊烱傳烱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烱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烱與照隣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盧前王後 見上

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舊唐書楊

烱傳開元中張說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彫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欝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爍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為然

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見上觀者忘疲見上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見上

富吳體舊唐書富嘉謨傳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

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奪錦袍 舊唐書宋之問傳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詩愈高｜虬｜｜以賞之

得中和之氣 舊唐書許景先傳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邱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亦一時之秀也

鬻文獲財 舊唐書李邕傳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未有如邕者

王言之最 舊唐書孫逖傳逖掌誥八年制勑所出為時流嘆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

｜足療劉子膏肓 舊唐書蕭瑀傳嘗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

非辨命論以釋之大㫖以為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栁顧言諸葛頴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

强澁舊唐書徐彦伯傳晚年屬文好為——之體頗為後進所效焉後來王粲舊唐書蘇珦傳子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秘書監王紹宗見而嘆曰此————也鳳閣舍人樣舊唐書徐堅傳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畱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制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以氣質自高舊唐書高適傳適年過五十始畱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詩人達者舊唐書高適傳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

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絶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之｜｜惟適而已

常楊舊唐書楊炎傳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于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焉

張萬言舊唐書張涉傳涉依國學為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為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

含英咀華舊唐書韓愈傳沈浸醲郁｜｜｜｜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依騷人之作為新辭舊唐書劉禹錫傳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以敎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其鋒森然少敢當者舊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

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予不量力往往犯之

文友詩敵 舊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于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眞為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特兩家子弟秘藏而已

其適遺形其樂忘老 見上

在在處處靈物護持 見上

口進 舊唐書柳公權傳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

得春衣上悅

璨若珠貝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當時流輩咸推之

大歷十才子 舊唐書李虞仲傳父端工詩大歷中韓翃錢起盧綸等文咏唱和馳名都下號———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襞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好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 舊唐書元微之傳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微之辭學謂微之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遲

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谿予懷微之因獻其文自序曰微之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于廊廟間道微之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懸靦無地微之自御史府謫官于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于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于人唯———————然以為律體卑庳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

元和體

舊唐書元微之傳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

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嘗與元微之書論作文之大旨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

嘲風雪弄花草 舊唐書白居易傳六義浸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而已

興發于此義歸于彼 舊唐書白居易傳論作文之大旨詩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而｜｜｜｜｜反是者可乎哉

鄧魴喜唐衢泣 舊唐書白居易傳有｜｜者見僕詩而｜無何魴死有｜｜者見僕詩而｜未幾而衢死

詩仙詩魔 舊唐書白居易傳知我者以為｜｜不知者以為｜｜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也又非仙而何

一金換一篇 舊唐書白居易傳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

相每以｜｜｜｜｜甚偽者牽相輒能辨别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元和主盟舊唐書元微之白居易傳論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微之樂天而已建安定伯永明讓功見上纂組耀珠璣瑤臺閒金碧舊唐書元微之白居易傳論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麗增華｜｜成而｜以｜｜｜｜構而｜之｜｜情致之文清便之作見上鬼謠十字舊唐書錢徽傳父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為落句暐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登第偷江東集舊唐書羅威傳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敘

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為曰||||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

自號江東生見上

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舊唐書李華傳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

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唐書段文昌傳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為書||||||衆大驚

溫李唐書溫廷筠傳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

成不淹頃唐書李嗣真傳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帝覽稱善詔加兩階

駐馬即辦唐書房元齡傳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文約理盡初不著

藥

該敏如素構 唐書薛收傳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初不竄定

口占授成無遺意 唐書岑文本傳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師古以遣罷温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

蘇李 唐書蘇味道傳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

回波詞 唐書李懷遠傳景隆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丏誇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眞諫官也

試彝尊銘 唐書崔渙傳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拖特榻｜｜｜｜｜謂曰子清

廟器故以題相命

文章宿老 唐書李嶠傳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一時學者取法焉

姚武功 唐書姚合傳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者

書吏手腕脫 唐書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白曰丙公徐之不然｜｜｜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

江山助 唐書張說傳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志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造語警拔士流推之

蜀道易 唐書韋皐傳陸暢字達夫皐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以美皐焉

命題殿壁 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嘗召與聯

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宀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於｜｜字率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尚也

雄深雅健 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蘭亭絕唱 唐書元微之傳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

佐佑六經 唐書韓愈傳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云

反刓劘僞 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以樸｜｜以眞

在古無上 唐書孟郊傳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平處下顧二謝云

諛墓中人 唐書劉乂傳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得

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黑水碑唐書馮定傳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畫鶴記韋休

符使西番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短李唐書李紳傳紳短小精悍于詩最有名時號|

|狹詞短韻唐書劉迺傳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有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

內夫判者以||||為體是以小冶鼓衆金雖欲為鼎鏞不可得已理趣不凡唐書孫逖傳逖

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日用駭嘆遂與定交五

言長城唐書秦系傳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系用偏師攻之雖老

益壯李詩謝賦唐書謝偃傳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厂|||所見不逮所

聞唐書崔信明傳鄭世翼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頗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

終曰｜｜｜｜｜｜投諸水引舟去

沾丐後人　唐書杜甫傳贊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務麗者壯違人得一槪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多矣

腹藁　唐書王勃傳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

宏放　唐書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于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唐書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謂蘇武李陵

也

書麓唐書李邕傳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唐書李華傳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華愕然而服

緒密思清唐書王昌齡傳昌齡字少伯江寧人工詩｜｜｜而｜｜時謂王江寧云

嘔心唐書李賀傳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出｜乃已耳

合之弦管唐書李賀傳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

｜三十六體唐書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

遣小黃門就辟錄覽

五代史周臣傳扈載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興廢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辭世宗聞之｜｜｜｜｜｜｜之｜而稱善

畫賈島像 五代史死事傳孫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唐詩人｜｜｜｜置于屋壁晨夕事之

夢剖腸胃 五代史雜傳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其｜｜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跨驢構賦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師事徐鉉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師大酺｜｜出遊｜｜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矣

潤身 宋史歐陽修傳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政事可以及物

豐約中度 宋史歐陽修傳為文天才自然｜｜｜｜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音韻啞 宋史李虛已傳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僚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猶｜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鉏植縱舍 宋史沈遼傳讀左氏班固書小篆倣之輒近似廼｜｜｜｜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

筆談 宋史沈括傳括博學善屬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書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堂堂之陳正正之旗 宋史陳亮傳亮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蓋指朱熹呂祖謙等

云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見上李温奔命不
暇宋史賀鑄傳嘗言吾筆端驅使｜商隱｜庭筠常｜｜｜｜未暮十賦皆就金史高衎
傳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
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彬彬然有可
觀吳蔡體金史蔡松年傳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元化格金史胡礪
傳字元化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
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
授者悉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未二鼓奏十詠金史楊伯仁傳天德二年除應奉翰
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海陵喜解衣賜之挾幽并之氣金史元德
明傳子好問歌謠慷慨｜｜｜｜｜豐蔚豪宕元史郝經傳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

録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善議論詩多奇崛 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元史黄溍傳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辭之｜｜｜｜｜｜｜魚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 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元史陳孚傳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按子振攸州馮子振 銘迹縣圃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為｜｜于｜｜之上以詔後世 西王母為天子謠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攸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紀迹弇山樹之槐眉　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丌｜于｜｜之石而｜｜｜｜｜曰西王母之山

雲雨之知　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辯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故其吐文萬牒

吐文萬牒　見上

積文十篋以上　王充論衡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

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王充論衡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于城墻｜｜｜｜｜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法無疆乎

居不幽思不至　王充論衡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

讀賦千首乃能為之　葛洪西京

雜記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賦迹賦心**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之|也|家之|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葛洪西京雜記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高文典冊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用相如

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劉義慶世說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下為解義||||||

元圃積玉無非夜

光劉義慶世說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泓崢蕭瑟劉義慶世說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爛若披錦排沙簡金劉義慶世說孫興公云潘文｜｜｜｜｜無處不善陸文若｜｜｜｜往往見寶二京可三劉義慶世說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使人飄飄有世表意劉義慶世說宋景文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減稽康目送飛鴻語高奇見貴劉義慶世說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稽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銜華佩實劉勰文心雕龍顏閤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

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而｜｜者也

楚艷漢侈

劉勰文心雕龍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氣往轢古辭來切今

劉勰文心雕龍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風逸烟高

劉勰文心雕龍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壯志｜｜｜

受命詩人招字楚辭

劉勰文心雕龍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於｜｜｜｜於｜｜也

寫實追虛　劉勰文心雕龍丨丨丨丨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

明珠魚目　劉勰文心雕龍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丨丨丨丨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

吹霜噴露寒暑筆端　劉勰文心雕龍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

氣流墨中聲動簡外　劉勰文心雕龍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丨丨丨丨無縱詭隨丨丨丨丨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研京練都　劉勰文心雕龍張衡丨丨以十年左思丨丨以一紀

雲譎波詭　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丨丨文苑丨丨者矣

鏤心

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 劉勰文心雕龍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其為彪炳縟采名矣

模山範水 劉勰文心雕龍長卿之徒詭勢瓌聲｜｜｜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陸海潘江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才如｜｜才如江

奇章秀句 鍾嶸詩品謝朓詩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鍾嶸詩品張華詩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姸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

雋句英談 酈道元水經注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中書之｜｜

唯

郭有道無愧於色酈道元水經注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矣

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顏氏家訓文章當以｜｜｜｜｜｜｜｜｜｜｜｜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三易顏氏家訓沈隱侯曰文章當從｜｜易見事一也易識事二也易讀誦三也

寒木春華顏氏家訓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又發｜｜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悅紅蘂詠黃鶯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蘂先從殿裏開晝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先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之先

開丨丨丨之未轉循還吟咀賞歎魚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

唱旗亭

薛用弱集異記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旂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伎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即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絶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絶句之渙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

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伎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我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仭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擨歈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文妖

李肇國史補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鷄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童而善章句者郭氏奴皆｜之｜也

尚黨尚浮尚蕩尚怪

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微之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大歷之風｜｜

貞元之風｜｜｜元和之風｜｜也

思凋奏樂神全綴文 李肇國史補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則｜｜｜則｜｜

有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李肇國史補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

氷柱雪車 李商隱義山雜記劉乂聞韓愈善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

麒麟函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意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為｜｜｜韓公諱麒麟

口吻生花 馮贄雲仙雜記張祐苦吟妻奴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豈恤汝輩

蔣凝四韻 王保定摭言｜｜應宏詞為賦止及｜｜項刻播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糚

下水船 王保定摭言裴延裕

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趙倚樓 王保定摭言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為｜｜｜

文陣雄帥 王仁裕開天遺事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之｜｜也

柳陰路曲流鶯比隣 司空圖詩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見上

海風碧雲夜渚月明 司空圖詩品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如有佳話大河前橫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司空圖詩品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脩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空潭瀉春古鏡照神司空圖詩品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見上

着手成春司空圖詩品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一片宮商孫光憲北夢瑣言前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也

屋下作屋宋祁筆記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信然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鼖鼓宋祁筆記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非所施云

江左高文宋祁筆記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辭為||||丞相以為知言

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宋祁筆記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兹遠每讀至此｜

｜｜｜｜靜中一業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宋景文言為文｜｜｜｜爾

老嫗解　彭城墨客揮犀樂天每作詩令一｜｜｜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

語笑諠譁不妨搆思　歐陽修歸田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棋｜｜｜而｜｜｜｜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于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誠一代之文豪也

錢數千購一篇　歐陽修歸田錄梅聖俞在時余閒皇親有以｜｜｜｜梅詩｜｜者其名重于時如此

雅頌同文　歐陽修集古錄石鼓文在岐陽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

三代文章眞蹟　見上

韓多悲白多

樂方勺泊宅編｜退之｜｜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樂天｜｜｜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紅袖拂吳處厚青箱雜記魏野嘗從萊公遊陜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也應勝似碧紗籠

萊公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内一人宣和書譜僖宗大笑

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為之斂衽皆曰｜｜｜｜｜｜｜｜｜｜｜｜｜｜｜｜而已

花發上林月滉淮水宣和書譜蘇舜欽工行草評書之流謂入妙品當時殘章片簡傳播

天下美其文翰者有｜｜｜｜｜｜｜｜之語五言金城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詩長于五言自

號｜｜｜｜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徐度却掃編唐庚字

子西眉山人善為文常以為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不可一日無此君 見上

天上語 張邦基墨莊漫錄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闔仰躋蒼崖巔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嘆曰此｜｜｜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橫文章 張邦基墨莊漫錄李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也

妙於使事 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

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為黃門侍郎面笑之曰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詩云雲消華月滿仙臺萬燭樓臺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翰林風月吏部文章 葉夢得避暑錄話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為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三千首||||二百年之句

一揮九制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

衲被 朱子名臣言行錄楊億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焉

瘦童羸馬 陸游南唐書伍喬傳

詩調寒苦每有｜｜｜｜之嘆　引手作推敲之勢　王楙野客叢書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為布衣交　換骨奪胎　王楙野客叢書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法　獨占八斗　釋常談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　釋惠洪冷齋夜話老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可貴也　沛然從肺腑中流出　釋惠洪冷齋夜話李格非善於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

殊不見斧鑿痕**詩史**釋惠洪冷齋夜話文章以氣為主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者其文過人在誠實耳**百家衣體**釋惠洪冷齋夜話集句詩山谷謂之||||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文章一厄**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到李義山謂之||||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西崑體**見上**筆端三昧遊戲自在**釋惠洪冷齋夜話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畧曰吟詩作賦北窓裏萬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為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也**百戰健兒**陶宗儀輟耕錄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

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揭即曼碩先生也嘗有問于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唐臨晉帖見上　美女簪花見上　漢廷老吏見上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八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九

文學部五

書法 六書附

口開不闔 管子曰者二君之在臺上｜｜而｜｜是言莒注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

莒

字為之破 子華子古之制字｜｜｜｜而文亦如之

慈恕悲 子華子古之制字者慈心為｜如心為｜非其心也則失類而｜

有由 子華子凡物之｜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伷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

别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而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書從甲子

鶡冠子蒼頡作法｜｜｜｜成史李官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踰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

意想謂象

韓非子人者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

好書

荀子故｜｜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

蒼頡｜｜者皆｜之｜也

作書

呂氏春秋｜｜｜｜注蒼頡生而知書倣鳥跡以成文章

倣鳥跡

見上

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注造書契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

產而能書

淮南子史皇｜｜｜｜羿左臂修而善射

心畫楊子言心聲也書丨丨也一代之絕一邦之妙抱朴子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丨丨丨丨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丨丨丨丨並用古體俱足周事蟲皿國語夫文丨丨為蠱馬字與尾當五史記萬石君傳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丨丨丨丨丨今廼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書草旁行史記大宛傳安息丨丨丨丨以為書記注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善史書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丨丨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五方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丨丨書計之事注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八體漢書藝文志丨丨六技注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凡將急就漢書藝文志丨丨一篇丨丨一篇造字之

本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六體漢書藝文志｜｜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摹印章書幡信見上秦篆漢書藝文志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籒書而篆體復頗異所謂｜｜者也小學漢書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注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與人尺牘主皆藏去漢書陳遵傳性善書｜｜｜｜｜｜｜｜以為榮別字之體從上起後漢書五行志獻帝踐位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皆｜｜｜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驛馬令作草書後漢書北海王睦傳善史書當世以為楷

則及寢病帝||||尺牘十首

當世楷則 見上

白下羊 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觀視摹寫車日千兩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及||者|乘||餘|塡塞街陌

鳥篆 後漢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三體 後漢書儒

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書法以相參檢

尺牘模楷　魏志胡昭傳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顗韋誕並有名｜｜之迹動見｜｜焉

善效人書　魏志鍾會傳注世語曰會｜｜｜｜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如覩其人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復｜｜｜也

造作異字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千名以上

甫恨逋並恨峻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攻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斟酌其間甚得其妙　見上

一臺二妙　晉書衛瓘

傳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雲上布星舒光晉書衛恒傳｜委蛇而｜｜｜離離以｜｜禾卉苯蓴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

禾卉垂穎山嶽連岡見上

蟲跂鳥飛見上

籀篆其子孫隸草其曾元晉書衛恒傳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蒼｜｜｜｜｜｜乃｜｜｜

龜文龍鱗鷹跱鳥震晉書衛恒傳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鉞列櫛比｜｜｜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撃｜｜｜｜延頸脅翼勢似凌雲

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晉書衛恒傳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

｜｜｜｜｜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

纖波濃點 晉書衛恆傳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嶻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

異體同勢 見上

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見上

草聖 晉書衛恆傳弘農張伯英者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

抑左揚右 晉書衛恆傳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望之若崎踈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晉書王珉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僧彌珉小字也按法護珣小字

飄若浮雲

矯若驚龍 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籠鵝 晉書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誤刮棐几 見上

五字百錢 見上

鍾繇抗行張芝雁行 見上

池水盡黑 見上

掣筆不得 晉書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其||

丨丨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懸橙書榜晉書王獻之傳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眉盡白裁餘氣息

人那得知晉書王獻之傳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丨丨丨

有媚趣晉書王獻之傳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丨丨丨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裒置左右以玩之

字勢踈瘦如隆冬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餓隸晉書王羲之傳唐太宗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覽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

筆下雖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春蚓秋蛇 見上

烟霏露結鳳翥龍蟠 見上

妙參鍾索 晉書李充傳善楷書〡〡〡〡世咸重之

一字徑尺 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〡〡〡〡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書帬 宋書羊欣傳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靜默無競於人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帬晝

寢獻之||數幅而去二寶宋書謝靈運傳靈運詩書
欣本工書因此彌善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
之文帝稱改騧為馬邊瓜宋書明帝紀||||跡
為||亦以騧字似禍字故也
逾子敬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
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方當器雅過
之用拙筆書齊書王僧虔傳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
敢顯跡大明世常||||以此見容臣
書第一陛下亦第一齊書王僧虔傳太祖善書及即位
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
曰誰為第一僧虔曰||||||上笑曰卿
可謂善自為謀矣按南史善自為謀下有或云帝問我
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
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
辭然天下有道丘天然勝羊欣齊書王僧虔傳其論書
不與易也數語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

王子敬時議者云｜｜｜｜｜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别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日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稽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邱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微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當人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邱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眞矣又著書賦傳於世

鍾張見上 駸駸

欲度驊騮前見上 賤家雞見上 恨少媚好見上 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見上 右軍體大行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之|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按南史古作輕

工左右書齊書臨川王映傳映善騎射解聲律||||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

書元圃茅齋壁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倒薤書見上 雞不及鳳齊書王慈傳謝超宗嘗謂慈曰

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之｜｜｜也時人以為名答按慈僧虔子超宗謝鳳子超宗斥言虔故慈斥言鳳也

我亦不復能別 齊書紀僧真傳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也

字以意造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有不解不以問人皆｜｜｜焉

書聖 梁書王志傳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為｜｜

筆力勁駿心手相應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
子雲書曰｜｜｜｜｜｜｜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
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見上近
見特迹遂逼於卿梁書蕭子雲傳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隷高祖嘗謂子雲曰子
敬之書不及逸少｜｜｜｜｜陛下假其羽毛陳書蕭引傳引善隷書為當時所重
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
飛引謝曰此乃｜｜｜｜｜耳按筆勢南史作筆趣
蟲篆奇字陳書顧野王傳長而遍覽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無所不通三
真六草為天下寶南史王彬傳好文章習篆隷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
｜按志彬兄三謂彬六謂志恨二王無臣法南史張融傳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

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

望船拜求 南史齊宗室子雲傳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三十許步行｜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畫掌學字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遂工篆法

倚井欄為書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氏無紙札乃｜｜｜｜｜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窻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

畫塵學書 見上

鳳尾諾 見上

騏驎賞鳳尾 見上

闍梨第一法身第二 南史齊江

夏王鋒傳工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

優於韋仲減於善勛 南史顏協傳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眞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叅軍仲為中兵叅軍府中以協｜｜｜｜而｜｜

｜｜荊楚碑碣皆協所書 見上

新字 魏書太武帝紀初造｜｜千餘詔曰在昔帝軒創制造物乃命蒼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隸篆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眞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

行押書為世模楷 魏書崔元伯傳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

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之｜｜｜｜元伯祖悦悦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悦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悦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元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魏初重崔盧之書見上體勢及其先人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

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魏書盧元傳初諶父志｜｜｜｜｜｜｜｜｜｜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元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挍諶元之曾祖

衛瓘體見上卷直一縑魏書劉芳傳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以｜｜｜歲中能

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

籀書 魏書江式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

草書莫知誰始 魏書江式傳又有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

甄豐改定古文 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校文字之部頗||||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

聲類法 魏書江式傳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之||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魑神蟲

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

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需兒神蟲為蠶 見上 **古籀奇惑俗隸諸體班於篆下**

魏書江式傳輙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説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咸使｜｜｜｜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

跡字自反 北齊書廢帝紀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下注云｜｜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

穿錐 北齊書庫狄干傳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

始並知書

書字楷正 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工模寫 周書冀儁傳性沉謹善隸書特｜｜｜

與許氏異 周書黎景熙傳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有｜

雅有鍾王之則 周書趙文深傳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妙楷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

手筆本草 北史崔宏傳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誄｜｜｜｜延昌初著作佐

郎王邁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武定中邁業子松年將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

夜能闇書 北史陳元康傳

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

隷蘭臺 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筭學隷秘閣律學隷詳刑寺

筆態遒麗 舊唐書薛稷傳好古博雅尤工隷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當時無及之者

褚遂良得王逸少體 舊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

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下筆遒勁甚｜｜
｜｜｜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
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
莫能辨其眞偽遂良備論所書一無舛誤

高麗甚重其書

舊唐書歐陽詢傳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
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
為楷範焉｜｜｜｜｜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
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

通亞於詢

舊唐書歐陽通傳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
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迹之直｜慕名甚鋭晝夜
精力無倦
遂｜｜｜

價比黄金

舊唐書孔紹安傳紹安孫若思年
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迹數卷以
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
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為多矣更截去半以
還之

賀狂張顛

舊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晩年尤加縱誕無
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

游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

不擇筆墨而妍捷

舊唐書裴行儉傳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者唯余及虞世南耳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見上

寶章集

舊唐書王方慶傳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云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之惟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襃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

依字輙去傍人　舊唐書韋綬傳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

心正筆正　舊唐書柳公權傳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則｜｜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外夷別署貨貝購柳書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初學王書遍閲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入貢皆｜｜｜｜曰此｜｜｜

題殿壁　舊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於｜｜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軍容使捧硯樞密使過筆舊唐書柳公權傳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丨丨丨西門季元丨丨丨丨崔巨源丨丨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鉼盤等銀器

鍾王遺法蕭張筆勢舊唐書蕭祐傳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丨丨丨丨丨丨丨編序眞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

墨試唐書選舉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丨丨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唐書魏徵傳子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丨

學書於浮屠智永唐書虞世南傳嘗命寫列女傳丨丨丨丨丨丨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世南始｜｜｜｜｜｜究其法為世秘愛

郇公五雲體唐書韋陟傳甞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人慕之號｜｜｜｜

為時絕筆唐書韋抗傳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皆為僚屬後皆為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

筆力遒婉唐書顏真卿傳善正草書｜｜｜｜世寶傳之

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唐書徐浩傳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甞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云

一字直五萬唐書歐陽詢傳褚遂良亦以書自名甞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

手和

筆調固可貴尚見上被中畫腹唐書王紹宗傳紹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連錦書唐書呂向傳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

以頭濡墨唐書張旭傳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

奇妙唐書張旭傳旭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得意得神唐書張旭傳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筆法｜觀倡公孫舞劍器｜其｜

以指畫膚宋史夏竦傳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文集一百卷

為方文

字宋史陳堯佐傳堯佐善古隸八分　　　　　　筆力端勁老猶不衰　聚木葉學書宋史李行簡傳家貧　　　　　　筆法遒勁　以荻畫地學書宋史歐陽修傳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　　　　　　　　　　党趙金史趙渢傳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　　　　　蘇黄伯仲金史趙渢傳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黄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　　　　　　　　　　　間　峭勁金史王予可傳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　宮殿榜題皆競所書金史王競傳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　　　　　　　　　　　　　士林推為第一云　單牘片紙不

晉金玉 元史巙巙傳巙巙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人爭寶之｜｜｜｜

溫潤遒勁 元史泰不華傳善篆隸｜｜｜｜

萬里求書 元史趙孟頫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來｜其｜歸國中寶之

三畫連中 董仲舒春秋繁露古之造文者｜｜｜而｜其｜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凡蟲為風之字 王充論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

復隹加水變雒為洛 張華博物志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隹又魏於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焉

金壺黑汁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

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善筆得富王嘉拾遺記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
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
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
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洛陽稱為｜｜｜而｜｜｜

蚊脚鵠頭庾肩吾書品若乃鳥迹孕於古文辭
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
魚遊含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
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
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
柳之謠長短懸針復喜定情之製｜｜傍低｜｜仰立
塡飄枝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顚雕陵之鵲並
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
味之奇珍非趣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

類出蒯之蛾似闇琴之鶴庾肩吾書品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

遵將千載而無草誡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眞於重密分行紙上｜｜｜｜｜｜結畫篇中｜｜｜｜｜峯䠥間起瓊山嶄其斂霧漪瀾遮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眞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横韋璧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斷輪之不傳

抽絲散水倚刀較尺 見上

推能挹巧 庾肩吾書品論王導則列聖｜｜｜庾亮則羣公｜｜｜

繫帳中愛翫 酈道元水經注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之以為勝宜官北宮牓題咸是鵠筆

文字有六義 酈道元水經注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

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嘉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隷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黄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丨丨丨丨丨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絶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葢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

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
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
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
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
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
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
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
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
又刋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
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溪等名太學弟子
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
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
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工作徒
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
鏤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
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

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
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
髣髴前基矣

孳乳相生見上篆捷見上隸自出古非始於秦見上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兼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殁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石經三體書唐六典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

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布毯坐觀宿其旁三日而後去 劉餗隋唐嘉話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因｜｜｜｜｜｜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 李肇國史補

｜｜｜｜｜｜｜｜｜｜｜｜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碧落碑 李肇國史補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

蕭齋 李肇國史補梁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於小亭以玩之號為｜｜

｜虎爪　段成式酉陽雜俎召奏用｜｜為不可學以防詐偽誥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蚊脚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書亦施於昏姻

偃波　見上

蚊脚　見上

羲之鬼　馮贄雲仙雜記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腕有｜｜｜

狸骨帖　李綽尚書故實荀爽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

筋書墨猪　張彥遠法書要錄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多肉微骨者謂之｜｜

隼尾波　張彥遠法書要錄八分更有一波謂之｜｜｜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

胡書肥鍾書瘦　張彥遠法書要錄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昇而｜｜｜｜｜｜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

曰行狎書相問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按德昇劉德昇

鍾書有三體見上**鏗鏘金石氛氲蘭麝**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廊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其芬郁也則｜｜｜｜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觀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黼繡摛其七采故使離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

清風出袖明月入懷見上

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張彥遠法書要錄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倏忽變化莫知所成

羅綺嬌春鵷鴻戲沼張彥遠法書要錄虞世南蕭散洒落真草唯命如｜｜｜｜｜｜｜｜故當子雲之上

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張彥遠法書要錄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

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馬

父靈和子神俊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之｜｜｜｜之｜｜皆古今之獨絕也

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張彥遠法書要錄張懷瓘行書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張彥遠法書要錄袁昂云｜｜｜｜｜｜｜｜｜｜｜各一時之妙也

十八家歐陽修集古錄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實｜｜｜｜｜爾

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歐陽修集古錄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

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

百態橫生上見

三蕭碑法歐陽修集古錄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

刻於焦山之足歐陽修集古錄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世號——————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俟水落時模拓而傳之往往祗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

一縷濃墨當中沈括夢溪筆談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正——其——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鸜哥嬌東坡志林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意謂鸜鵒能言不過數句即襍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可作秦吉

了見上

草名為花押 黄伯思東觀餘論劉义言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紙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眞一行草三 黄伯思東觀餘論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

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綸常在手器不離身　黄伯思東觀餘論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至雁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規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擊劍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奇怪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從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

薤葉垂針垂露連珠　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畫使有指歸橫斜曲直偏傍上下必就楷則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記姓名而已眞可列於六藝施之後學得以模倣故作九經字

樣辨證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曰｜｜｜曰｜｜曰鳥書曰｜｜網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

撮襟書宣和書譜江南僞後主李煜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

金錯刀見上

洗心宣和書譜釋文楚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人之｜如

削玉宣和書譜張徐州者失其名因父官徐州故以為稱業儒學喜翰墨志趣曠達不以利名是耶

芥蔕於胸次作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如｜｜

翰墨之祖宣和書譜裴素失其先系善草書其筆意蓋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學觀其空繒一帖可謂用意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顧未得古人落筆之妙與亞栖䇿可以季孟其間也且羲獻以字畫之妙出東晉曠然為千古｜｜｜｜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而

稍窺其藩籬已足以名世況素之字學殆已逼人是宜在所録也

四面 宣和書譜米芾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丨丨識者然之

縱橫自然 宣和書譜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象書比龍蠖蟄啟伸槃復行盎言其蟠屈騰踔有丨丨丨丨之妙

心慕手追 宣和書譜周羲不知何許人也天成間作牧泌陽世以翰墨稱喜懷素書丨丨丨丨作草字得師法有贈懷素草書歌者羲親筆之故字畫尤加奇崛

審勢 宣和書譜孫鼎祚亡其系中書堂吏也習翰墨尤長歐陽詢行書法嘗用其體書千文傳於世昔詢論書要在凝神靜慮丨字丨四面停勻八邊具備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以謂忙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此是宸要妙處及觀昭祚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乎規矩之中非深契其旨詎能臻是耶

造化 宣和書譜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惟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

爭衡

意乃止然多多益辯不見筆力之衰怨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非人工可到

游絲縈漢

孤烟裊風宣和書譜山人蒲云四川漢州綿竹人也幼有方外之趣尤善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鈎字寫河上公注道經筆墨清細若｜｜｜｜｜｜｜連綿不斷或一筆而為數字分布勻穩風味有餘覽之令人有

綿密娉婷宣和書譜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當時有鳧鷗雁鶩遊戲沙汀之比

端嚴尊重宣和書譜顏眞卿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頴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

內含剛柔外露筋骨宣和書譜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釋

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後先當時與歐陽詢皆以書稱議者以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㕙也虞則――――歐則――――君子藏器以虞為優

鐵門限

宣和書譜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軍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為師法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初勵志書札起樓於所居之側因自誓曰書不成不下此樓後果大進為一時推重而求其書者絡素牋楮堆案盈几先後積壓麼為之生又戶外之屨常滿賓客造請門閾穿穴以鐵固其限故人號曰――――

意在筆先筆絕意在

徐度却掃編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為佳耳

橫風疾雨

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

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吳彩鸞唐韻 張邦基墨莊漫錄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善書小字嘗書|||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折紙錢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罌

集古字 張邦基墨莊漫錄米元章論書云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不怒張自有筋骨 張邦基墨莊漫錄米元章論書云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

怒張為筋骨不知｜｜｜｜｜｜｜刷字張邦基墨莊漫錄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從門入者非實趙德麟侯鯖錄客有自丹陽來過潁見東坡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笑云｜｜｜｜｜章七終不高耳難結密趙德麟侯鯖錄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一笑也換羊書趙德麟侯鯖錄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

屠

欹側字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三反也

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　葉夢得避暑錄話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鵞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鵞張素真嘗云善書者貴||||||||||鵞頸有腕法儻在是耶

堆墨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徤能為方丈字謂之||自為八分几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

土俗書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𨱔音矮不長也閠音穩坐於門中穩也𡘫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

也孖音臟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大及姊也巫音碣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擴門横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閲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圀字者圀武后所作圀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理字

欄楯護

陸游老學菴筆記予為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雜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之云

二背

滕康翰墨叢記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

有鋒燿精神無鋒含氣味

姜堯章續書譜草書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縱以做古急以出奇｜｜以｜其｜｜｜｜以｜其｜｜

喜方正務匀圓

姜堯章續書譜真書或者專｜｜｜｜極意歐顏或者惟｜｜｜

専師虞永**折釵股**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匀而藏鋒錐畫沙者欲其無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江左風味**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謬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冑家開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無帖不習**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

姜堯章續書譜草書用筆如一一一如屋

陶宗儀輟耕錄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

陶宗儀輟耕錄魏國趙文敏公

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也

特健藥

陶宗儀輟耕錄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齠齔之歲見育宮中嘗覩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褾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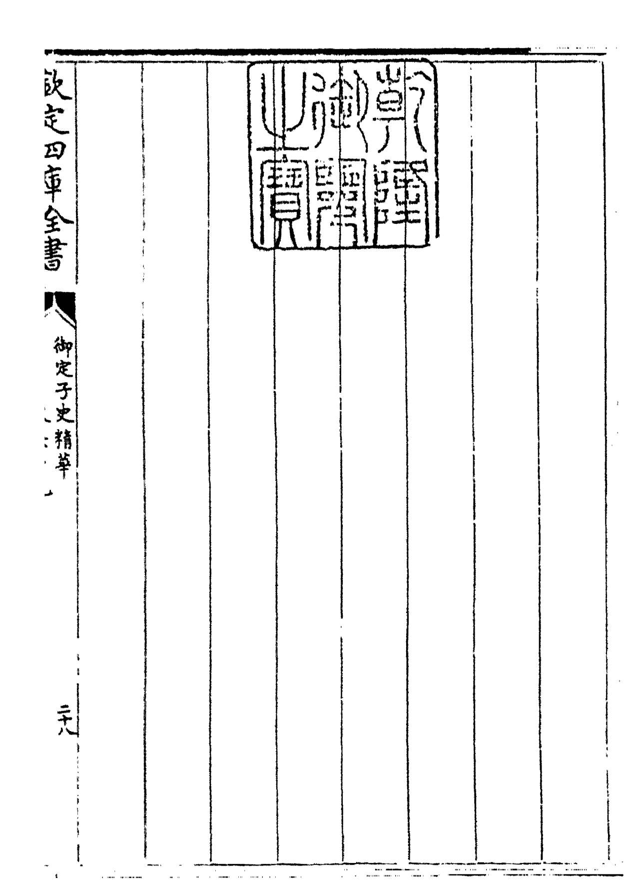
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咨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
縹易以漆軸黄麻紙縹題云｜｜｜云是虜語其書合
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云

日寫三萬字 陶宗儀輟耕錄江浙平章子山公書
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
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
｜｜｜｜｜未嘗以力倦而輟筆

黄華二牘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
一曲一字不亂又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
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
意余謂絳樹兩歌｜｜｜｜是確對也

上下五百年從横一萬里 陸友仁研北雜
志胡汲仲謂趙子昂書｜｜｜｜｜｜｜｜｜舉無此書

鳳凰翻身 戚輔之佩楚軒客談木瀆
張思聰撫古帖
自名｜｜｜｜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九